

清華

Q I N H K U A D A F U

蒯大富

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許愛晶 編著



清華

薊大富

許愛品 編著
QING HUA KUAI DA FU

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清華崩大富

許愛晶 著

本書由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設計、編輯及制作，并由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出版。

本書版權為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所有。除獲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本書觀點不代表出版社立場。

責任編輯：申 易

封面設計：大象工作室

圖書統一書號（ISBN）：978-988-19857-1-2

2011年3月第一版

出 版：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香港摩利臣山郵政局47394號

E-mail:wenglishi9@gmail.com

wenglishi@163.com

TEL:+852 53628548

定 價：港幣138.0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孟錦雲守護毛澤東走過最後歲月



孟錦雲與蒯大富重逢



毛主席女兒李訥與蒯大富、韓愛晶重逢



吳桂賢、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相聚在深圳



蒯大富、王大賓、彭偉在都江堰



蒯大富與戚本禹



韓愛晶和林敏捷



蒯大富、汲鵬、印紅標、唐少杰、韓愛晶



蒯大富與鳳凰衛視劉長樂



蒯大富與徐有漁



蒯大富和劉曉波



蒯大富和葛優



蒯大會富與原清華大學黨委書記賀美英



蒯大會富與原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



蒯大富與秦暉



蒯大富與錢理群



1967年5月1日晚毛澤東等接見全體北京革委會委員。
周恩來指着蒯大富向毛澤東介紹：“這就是蒯大富。”
毛澤東握着蒯大富的手說：“你就是蒯大富啊！”

導言——毛澤東說蒯大富

1966年7月28日

1966年7月28日下午，毛澤東說：“明天北京市召開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也可參加嘛，比如說清華大學的蒯大富。”

1967年2月3日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利亞卡博和巴盧庫時，談話：

毛澤東：不過紅衛兵也在不斷地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極少數，站在我們這邊，受壓迫，他們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變化，少數派變成多數派。你們到過清華大學嗎？

卡博：去過。

毛澤東：“井岡山”，過去是少數派，是受打擊的；北大的聶元梓也是少數派，受打擊的。現在變成多數派。過去受壓迫，他們少數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變成多數派。

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變成反革命的。當然，聶元梓、蒯大富這兩個人，我們是在那裏做工作，說服他們。但是，這種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們還要看。不過，開起來總會有好人在裏頭……

現在中國貼大字報的紅衛兵，在去年夏季被打擊，被打成“反革命”的這些人，就是陳勝、吳廣。我們都是斯巴達克，在社會上是沒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壓迫，組織共產黨。

1967年2月初

1967年2月初，毛澤東對中央文革談北京市奪權問題，談到大學負責人時，毛澤東說：學校五大領袖祇剩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四個。垮了一個地院的朱成昭。

1967年4月19日

1967年4月19日，謝富治向毛澤東匯報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即將宣告成立。談到工人、農民和紅衛兵代表參加北京市革命委員工作，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擔任常委。

毛澤東說：“我祝賀你，祝賀這次大會成功，請代向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祝賀。

致敬電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大宣言，不要寫宣言了。

青年人要參加你們的工作，使前輩人不脫離群眾，使青年人得到鍛煉。青年人不能脫產，不然會造成脫離群眾的。要半官半民。”

1967年4月

蒯大富回憶說：革委會成立後，全體委員在人民大會堂觀看樣板戲演出。看戲中途，坐在我後排的肖勁光大將拍着我的肩膀對我說，哎，蒯大富，毛主席表揚你們了，說你們是紅衛兵五大領袖。

1967年5月

1967年5月24日上午，蒯大富又在全校大會上傳達謝富治23日對他的談話。謝富治說：“我把我們那天協商的四條告訴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毛主席是贊成的。”他還說：“我把我們那天協商會上提出的解決問題的三條途徑告訴毛主席。一條是讓蔣南翔回來，第二條是讓總部和蒯大富下臺，414上臺。毛主席說‘這兩條不行。’我又說第三條就是雙方都讓幾步，聯合起來。毛主席笑着說‘你又和稀泥！’”

1968年7月

1968年7月，毛澤東決定親自着手解決清華大學武鬥問題。有一天，毛澤東問機要員謝靜宜，怎麼看待校園的武鬥？謝靜宜當即表示反對武鬥。毛澤東說：你們去做做工作看看，組織工人去清華大學宣傳中央《七三布告》，制止武鬥。

1968年7月28日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召見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共五個半小時。蒯大富遲到三個多小時。

毛澤東說：“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麼多工人去‘鎮壓’紅衛兵，黑手到現在還沒有抓出來，這黑手不是別人，就是我嘛！他又不來抓，抓我好了！本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團就是我派去的，你們就給吹。我問他們怎麼對待校園的武鬥，我說你們去做做工作看看。結果去了三萬人，其實他們恨北大不恨清華。”

毛澤東說：“蒯大富這個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縱他的人是壞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這個經驗很多。”

毛澤東又說：“簡言之，我們和五大將打交道很多，我們是有經驗的。一個叫聶元梓、一個叫譚厚蘭，女將；一個叫蒯大富，一個叫韓愛晶，一個叫王大賓。其他各個學校都有領袖，著名的就這麼五個，你們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運動中有多少缺點，我們都是護你們的。你們在工作中也要面對很多問題，我也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你們也沒有。”

毛澤東批評蒯大富說：“黃作珍同志講話不算數，謝富治講話不算數，市委開會也不算數，不曉得我們中央開會算不算數，我變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來抓呀！把我抓到衛戍區去吧！”

毛澤東說：“背後不聽，我們這裏有個辦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來干涉，無產階級專政去干涉。”

毛澤東說：“工農兵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幾，你們學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較好的，打內戰的比較少，北京祇有六所。”

毛澤東說：“他們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沒有個好辦法。蒯大富可以下臺嘛！下臺照樣做官，也要當老百姓。”

毛澤東說：“你們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對於你們毫無辦法，你們打下去沒有出路，要消滅414也不行。我還是傾向你們這派，因為414那個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對414要爭取群眾，領袖也要爭取些。周泉纓的文章我已經看了，主要口號，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說蒯大富祇能奪權交給414。我們叫人去作宣傳，你們拒絕。布告明明宣傳好多天了。你們清楚地知道他們會做怎樣的宣傳，黃作珍同志向謝富治解釋過這件事，工人是沒有武裝的，所以毫無辦法，你們打到哪一年去？你們應該歡迎嘛！工人又徒手。你們反對工人，還打槍，打死5個工人，打傷工人。”

毛澤東說：“你們想想，幾萬人去，什麼事情，沒有中央的命令，他們敢？你們完全被動，414反而歡迎，井岡山反而不歡迎，你們搞得不對頭，今天沒有邀請414和北大井岡山的人來。他們一聽就要罵我了，罵我就是有道理，你那個414思想必勝是不對的嘛！你那個團、零、飄、紅四個組織就是壞人比較多，聶元梓一派好人比較多一些。”

毛澤東說：“今天晚上睡覺！你們還沒有睡覺呢！蒯大富，你沒有地方睡覺，到韓愛晶那裏去睡，韓愛晶好好招待。韓愛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們把井岡山總部幾個找到一起，都到韓愛晶那裏去，休息一下，然後開個會。”

毛澤東說：“蒯大富，你真蠢哪，我們搭梯子讓你下來，你不下來。你們這樣和中央的政策對抗，黃作珍講話不聽，謝富治講話不聽，市委開會不算數，中央才出來，伸出黑手，調動革命，制止武鬥，宣傳多大？敲鑼打鼓，你們又不理，你們脫離群眾、脫離工農兵，脫離絕大部分學生，甚至脫離自己領導下的部分群眾。你領導下的學生，說你的壞話的不少。沒有打招呼，是我的錯誤，間接打了招呼。”

毛澤東說：“414歡迎工人，你們井岡山很蠢，我才不高興那個414。那個414是反對我的。”

毛澤東說：“還是要聯合，還是要蒯大富，沒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岡山出兩個，414出一個。”

毛澤東走過來說：“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們又反過來整蒯大富，所以又回來了。”

毛澤東對在場的中央領導說：“不要又反過來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們。”

1969年4月5日

1969年4月5日，中國共產黨九大期間的一次會上，毛澤東談落實政策問題，說：“蒯大富下放以後，表現不錯嘛。”

1970年

1970年，北京抓“五·一六”搞得昏天黑地，高潮階段有人懷疑大專院校學生領袖是不是參與了“五·一六”這個事情，涉及到蒯大富，並極力向上反映。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既然有懷疑，把蒯大富叫回來問問就行了嘛。

1975年10月-1976年1月期間

中共中央 中發〔1976〕4號文件傳達毛遠新整理的《毛澤東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間的指示》。

毛澤東在指示中有這樣兩句話：“現在北大、清華倒是走上正軌，由校黨委、系黨委、支部領導，過去不是，蒯大富、聶元梓無政府主義，現在比較穩妥。

老中青三結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聶元梓那樣的。”

自序——絕版的價值

筆者聲明：本書是衆人勞動的成果。本人嘗試用“還原加討論”的方式研究文化大革命典型人物蒯大富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清華大學的政治鬥爭。本書是學術性的，本書不是演義，本書更不是小說。本書與那些用真名實姓演義故事的書涇渭分明。

在中國，一本《紅樓夢》，可以產生一個“紅學”。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必然產生“中國文革學”。而“中國文革學”的研究規模和重要性遠在“紅學”之上。

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和研究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的某一段歷史一樣，必須首先搞清歷史真相。然後在此基礎上總結社會演變過程中的經驗教訓，供後人參考，讓後人少走彎路。

有人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還有人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也有人說歷史是人民寫的。

筆者認為歷史書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常常由勝利者來寫成。但歷史過程中當事人的真實言行，包括當時的真實想法是無法改變的。史實不容打扮也不由勝利者斧削。歷史真實祇有一個，人民是歷史的主人，人民終究要說話！

從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到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十餘年間，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開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有若幹重大事件和若幹重要人物必須研究。本書介紹文革重要人物之一蒯大富，并把文革初期清華大學政治鬥爭的真實場景還原給有興趣的讀者。

蒯大富是被國家主席劉少奇當靶子打的一號學生反革命，也是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平反的一號學生造反派。清華大學是毛澤東實現其政治主張的一個重要障地。研究蒯大富及清華文革是文革史的經典課題之一。

在文化革命中，蒯大富是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負責人、首都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蒯大富特殊的經歷和影響是文革研究者無法回避的，他的成敗教訓無論對學者還是對